

巴人全集

卷九 散文

巴人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宁波出版社

巴人全集

卷九 散文

巴人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宁波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辑 / 1

旅广手记 / 3

第一章 出走 / 5

第二章 在幼稚园里 / 10

第三章 公平轮上 / 15

第四章 泰安栈 / 22

第五章 “走马上任” / 29

第六章 所谓革命工作 / 35

第七章 蛋户船上 / 42

第八章 一个陌生的朋友 / 48

第九章 “攒纱帽”后 / 55

第十章 董挚声来访 / 65

第十一章 蒋介石的底子 / 71

第十二章 “受宠若惊” / 76

第十三章 最后一次的报导 / 80

第十四章 回乡后 / 88

印尼散记 / 91

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 / 93

浮罗巴烟 / 139

从棉兰到蒂加笃罗 / 145

邻人们 / 185

在泗拉巴耶村 / 250

在外国监牢里 / 315

附 巴人与《风下之国散记》 / 354

散篇 / 359

第一次过堂 / 361

我来自东 / 369

侨居杂记 / 383

回乡杂记 / 388

第二辑 / 391

自传（一） / 393

自传（二） / 396

无实践即无文学 / 416

从前有过职业 / 420

深入农民群众中 / 422

斗室随笔 / 423

忆宁波建党初期 / 427

2 第三辑 / 433

悼高尔基 / 435

径三之死 / 437

怀以仁 / 438

悼高梦旦先生 / 449

一个平凡人的传略 / 450

亡友 / 457

悼木斋 / 458

悼念词二章 / 461

记郁达夫 / 466

怀念振铎 / 491

记李福 / 495

记杨骚 / 525

编后说明 / 529

第一辑

旅 广 手 记

第一章 出走

一九二六年六月的一天下午，是星期日，天气晴朗而美好。我同世楣正向北门外锦屏山上的公园走去。快要走到转向北门去的一条长弄上，竹书从后面紧急地赶来，我们停下了。他赶上了几步，气喘得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他那苍黄的瓢儿形脸上，显得灰白而阴暗了。

“县政府派了警察来学校，正在找你。他们将要逮捕你，快走，别再去开什么座谈会，也别再回学校了。”

他说话时两眼直盯着我。我知道出了什么事。军阀们的铁爪正在从宁波伸到我们这小小的县城奉化。罪名大概也是明白的：“赤化分子”。

“走到哪里去呢？”我迟疑了一会儿说，“可能还只恐吓一下？吓你离开这里，别中了计吧！”

“他们要把你抓起来的风声已经传得很久了。”竹书说，“这回已经派了警察来，显然不只是恐吓的了。”

世楣站在一边，一时没搭腔。他也许在考虑今天我们去公园招待城里青年开座谈会的任务，他也许在回想去年来敌人方面几次用谣言攻势迫使仲隅从县中离开，而这回是否是重施故技。但他听到了竹书的话以后，皱一皱眉，接着说道：

“也许这回真的要下毒手了。不久以前，宁波的段承泽，这镇守司令，不是把蒋本菁抓起来了么？”他迟疑一下，“我看，你还是避一避风好。”

“避一避风？”

“走，我陪同你，就在这时，立刻，出北门走向宁波去。”竹书义形于色地说。

“那么，我真的要放弃岗位，走上流亡的路了吗？”我苦笑着。

“这真是想不到的事。”

“还有我们守着呢。”世楣说，“我们的命运，看来决定于将要到来的北伐的形势，再说赵济猛、石德濂他们和我们刻社一些骨干合起来，还是有力量应战的。

走吧，暂时避一避风更妥当些。”

这样，我的“命运”就在这三人的“路边会议”中决定了。

“走，赶到宁波去。”

当时，从奉化去宁波有两条路，一条出大桥到西坞，乘小轮船。但这时已经下午两点多钟了，显然已赶不上轮船。一条出大桥到南渡乘夜航船。但敌人既然要抓你，不会不在交通码头上去兜捕的。

“走去就是了。”竹书看我在迟疑，催促着说，“现在是两点钟，八十里路，八点钟可以走到。走吧。”

我们匆匆地走出北门，走过了北门外的大沙堤，就一直朝东往大路上走去。竹书走在前面，我跟着。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急速地走着。

不能不使我回想起最近的和过往的一些事，仿佛这些事就决定着这次出走的命运。

要我离开奉化、离开县立初中的恐吓，已经不止这一次了。两个月前，在一个深夜里，县议会里一个姓张的议员，算来也是剡社的社员，排闼闯进校来，直入我的卧室，形色仓皇地说道：

“你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我从县衙门那里得到消息，沈秉丞正在设法逮捕你。他们想用法律手续，控告你公然侮辱罪，因为你在《新奉化月刊》上，写文章骂法治协会的人。之后，他们就想在打官司当口，提出你有赤化的证据，把你当作一个赤化分子逮捕起来。据说，这还因为宁波镇守司令段承泽行文到这里要逮捕赤化分子，你就这样给算上是一个了。”

他气喘喘地说上了一大堆。之后，还加上断语说：

“真的，别的罪名还没有什么，只是赤化分子的罪名那是性命交关，要杀头的呢。”

我笑笑回答道：

“杀头？那确是性命交关的。一个人只有一个头，我又不是牛魔王。可是，我还能离开这里。”

6

这自然使那位姓张的议员不免失望了。他摇摇头，悻悻然回去，仿佛深怪我不接受他的好意。

自然是好意，但我也怀疑他的好意。他虽然也是剡社的社员，但我认定他是两面派，私下里是和法治协会分子有勾通的。本来嘛，这剡社的组织不过是一个

改良主义的团体,不是彻底的革命派。从它形成的过程和组织成员来看,大致是可以这样说的。发起组织剡社的是在宁波当小学教员和日报记者的奉化小知识分子。大约在一九二三年初,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气,也有流入到这闭塞的中古式的城市。一些小学教员就有茫然的追求新风气的倾向。他们回想到辛亥革命之前,奉化曾经一度有过革新运动,一些留学过日本的乡下知识分子,首先创办了龙津中学,讲求新学,聘请日本教员,一时来学的,望风而至,连宁波的一些青年也要负笈到奉化这个山城来求学。这就引起了城里官绅们的惶惶不安,眼看这些革新派将会推翻他们固有的势力,于是他们另办一个中学,叫凤麓中学,以资对抗。但不久以后,宁波建立了甬江中学,后又改为省立四中和四师,这地处偏僻的奉化中学就办不下去了。于是都告停闭,成立了一个锦溪高须小学校。而一些乡下士绅那时又向外发展,早在上海开了家书店,在宁波创办了日报,又在余杭创立了农林牧畜场,他们转向到实业救国的路上去了……接受了五四新风气的一些青年就想起了这个光荣的传统,要来一次对奉化社会的改革,但他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,只是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出发,想用教育来改革奉化,隐约间抱有“教育救国”的思想。恰巧,一九二三年浙江省实行所谓“省自治”,各县都设立起县议会来。这些青年就组织了一个剡社,来争夺这个县议会的议席,企图通过议会在奉化设立个县立初中。在争夺议席之间,城里士绅成立一个法治协会以与剡社相对抗。斗争在争夺议长席位时激烈地展开了。剡社拥戴忠义乡的老绅士庄嵩甫做议长。他正是清末创办龙津中学、在上海创办新学会社、在余杭创办林牧公司、抱着实业救国主张的维新人物。而法治协会为了维持他们在奉化的统治实权,则拥护城里巨绅戴南邨做议长。在议会成立的前夜,庄嵩甫正患着重病,法治协会趁此机会造谣说庄某已因年老病重不幸死掉了。一般从收买中得到选票的议员,纷纷倒向戴南邨一方。可是正当议会揭幕之日,庄嵩甫却矫健地到了会场,并且发表了演说,于是形势一变,过半数的议员都投向他,他终于被选为议长。剡社接着又吸收一批开明士绅做了社员,扩大了组织,并且不久以后,在县议会里通过了创办初中的决议。这样,一些剡社的骨干分子就在一九二四年春季来到了自己的故乡,聘请了竹书的父亲严老先生当了校长,在宁波一带当小学教员的胡行之、庄世楣和我的二哥王仲隅就回到故乡奉化来主持初中开办事宜,并于一九二四年春季开学了。

那时候,宁波第四中学已由经子渊当了校长。一九二三的夏季,浙江传来了

经子渊来长四中的消息。曾为薛福成的幕僚、并据传曾经主张过杀秋瑾的宁波遗老张让三,首先出名致函反对。函电登载在报上,指斥经的罪名是宣传共产公妻,宣传赤化。那时,我们曾联名驳斥此项函电,并表示欢迎,这样,在宁波就发生了反经派和迎经派的笔墨之战,而经子渊却终于在一九二三年秋季来到宁波了,随着也带来了左倾的教员和新文化思想。一九二四年春,宁波的国民党分党部成立了,同时,和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组织也成立了。实际策划奉化初中的胡行之,他们一方面部署力量,把我安插在离县城十几里外的上田坂松林高小学校那里;另一方面,又聘请了曾在四中教书的冯三昧等来当教员。冯三昧当时已是共产党员,但是个郁达夫型的人物。就在一九二四年四五月间,宁波党组织来信要我参加,并且说,参加了党也就参加了国民党,现在我们是跨党的。我从这时起就被指定与县立初中的冯三昧等联系。这就使国民党和我们党组织以县立初中为基地而悄悄地建立起来。同时,奉化初中是个赤化分子的巢穴的谣言也就大大地散布开来了。

谣言攻势首先被吓倒的是守旧分子,其次是动摇分子。到了一九二五年初,县立初中的教务主任胡行之,自动离职,去日本留学了。于是目标集中于被称为大炮手的王仲隅身上,连带攻击到冯三昧等人。到了一九二五年下半年,剡社中有人建议王仲隅引退,冯三昧不再续聘,但把我塞进了初中,负起教务主任的职责来。于是,我们仍旧从宁波聘来石德濂和赵济猛两个党员来做教员,在学生中进行思想革命教育,并且还请来王以仁当高级班的国文教员,扩大新文学的阵地。此外,还把剡社的年刊改做了月刊,定名《新奉化》,由我主编。这样,我们除学校阵地外,又有一个舆论阵地了。正是这个刊物打击了法治协会里一些城狐社鼠,使他们对我有置之死地才快意的愤怒。而我自己也就成为站在战壕上的人物,被当作枪靶子来瞄准了……到这时,剡社自然也分做了左、中、右三派,剡社中的右派士绅们日益动摇起来,又像希望我二哥一样希望我引退,我的引退也就能使他们远离赤化嫌疑。但我们那时也并不知道怎样发展左派,争取中派,孤立右派。凡事只听它自然发展。我虽没有听动摇分子的“劝降”,但到了反动派真的伸出铁爪来以后,却不得不徒步出走了。

……大约走了三十里,竹书停下来对我说:“现在已过了奉化境界了,追捕也追捕不到你了。稍稍休息一下吧!”

“好吧!”我说,“我们放缓一些脚步就是了。再说,还有四五十里路要赶呢。”

一路上,为了赶路,我们之间很少说什么。只是关于到了宁波后投宿在哪里交换了意见。竹书是在《四明日报》做过编辑和记者的,那里还有他的故友张乐尧等人,他可以到报馆去投宿。而我则只有一个同乡,同时又是四师的同学王庆睦,只有他那里可以投宿。他是以他的夫人裘慎的幼稚园作为住家的。这幼稚园在后乐园附近的一条街上。进了宁波市区的时候,已经是黑沉沉的夜影已经笼罩了这个狭小、逼仄的中古式的城市。我们分别后,就相互这样约定住址。

“可是,我将在明天回去,打听到情况后,再来通知你,如何决定行止。”竹书临别时还这么说:“可是你不想到广州去吗?几个月以前,那里不是有信来叫你去吗?”

“好吧,一切等今后的消息再说吧。”

我一个人走向后乐园那条街去。庆睦和裘慎两人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显现出来了。

第二章 在幼稚园里

每次两脚踏进幼稚园,总引起我一段回忆,一个轰动这中古式的宁波城市社会的事件。

宁波是我深锁在学校大门内读了五年书的故土。那时在我认为:统治宁波的是三件东西——东门外大街上商店里传出来的算盘声,各个中等学校里传出来的朗诵桐城派古文的读书声,外加半边街上那鱼行里的鱼贩的叫卖声。这三种声音就构成这中古式城市的特色。五四运动发动了,带来了抗日爱国运动:首先是四师的学生和其他中学的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;其次是《时事新报》的记者和一个宁波流氓士绅领导的、以小市民和打手为基础的十人团,他们共同展开了抵制日货、焚毁日货的斗争。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依然被抗拒于阊门之外,写白话文是称为犯罪行为的,也就是说,一定是个赤化分子。但日子推移过去,小学教学界里却暗暗地接受了当时所谓时髦的杜威的教育学说。我也没研究杜威的教育学说,只知道一句话:生活即教育。可是这方面的提倡者,在镇海有李冠卿,在鄞县有张承载。一九二二年上半年,胡行之、王仲隅和我也就被聘为蔡氏的星荫小学的教员,张承载就是那所学校的教务主任。星荫小学还附设一个幼稚园,由张承载亲自领导。就在这学校将放暑假的时候,张承载突然失踪了,之后,又发现幼稚园的主任保姆也失踪了。于是社会舆论马上沸腾起来:一个提倡新教育的人士竟诱奸了幼稚园保姆,遗弃了自己的发妻,拐带潜逃了!街头巷尾以至代表社会舆论的报纸都纷纷发出各种各样的传说,念桐城派古文的人们不能不废书三叹:一叹人心不古;二叹自由恋爱,就是公妻;三叹公妻就是共产。于是大家又认为共产这个“魔王”,已经悄悄地潜入宁波古堡,古堡里的子民大祸将要临头了。这就无怪一九二三年秋经子渊被派来当宁波第四中学校长时,就有张让三等人带领遗老遗少,发动舆论界的虾兵蟹将,大事喧嚣,迎头反对了。而这个幼稚园,正是星荫幼稚园的前身,由裘慎接办下来的。

我常常想,大堤上一个小小的缺口,就能导致河流冲决堤防。这件恋爱纠

纷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但在这个社会里,只允许拿算盘的买办们出入于妓院林立的后街,有时,桐城派也不免上那里去赋诗即兴,或在自己家庭里还经常出现相互通奸的事,唯独不允许这冠上自由恋爱字样的男女关系;于是这个小小的事件就成了开宁波的风气之先的一面小小的旗帜了。有反对,自然也有景仰。公开的反反对,暗地里的景仰。一个小小的幼稚园,却也有它历史的功绩呢。

这回我以“待罪之身”隐居在这幼稚园里,一样地想起了这一切。

当晚庆睦和裘慎招待我在那里住下。庆睦了解我出走的原因以后,就说:“宁波和奉化还不是一鼻孔出气?段承泽又是沈秉丞的上级,你在这里住下来是可以的,只是别往外面走动了。他们知道了你出走,一定会报告这里的镇守司令,也许会行文通缉呢。”

裘慎听了这话,皱一皱眉,似乎不以为然。她只平静而和悦地说:“放心好了,住着就是。”我虽然感到这一对夫妇的不同态度,但还尽量解除他们的顾虑,说道:“我还怀疑他们会真的逮捕我呢,多不过恐吓一下罢了。”

这样,我就暂时住在幼稚园的一间偏屋里,白天深居简出,夜晚就和裘慎夫妇俩闲谈。

论交情,庆睦是我四师的同学,比我高三级;又是同乡,两村相隔一个山头,只十几里路。并且一九二三年在慈溪的普迪小学里同过事。那时裘慎在江东林黎叔主办的达德小学教书。庆睦在前妻亡故以后,由裘慎的舅舅介绍——他也是普迪的教员——认识了裘慎,两人开始通讯。但据说,经过了一些波折,裘慎经常不回他信。而舅舅的折冲,庆睦的眼泪,却使她软下心来了。两人结婚以后,庆睦就不再教书,以裘慎所得的一份遗产作为资本,开立了一家竞新书社。白天,庆睦就在那书社里经营业务,晚上回幼稚园的住家。

算来,这一对夫妇也算是自由恋爱吧。

在过去的接触中。裘慎也曾告诉我关于她的身世。她实际上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是慈溪裘家的养父,在广东做官时领了她来的。那时她还在襁褓之中吧,现在再也记不得她的父母姓甚名谁了。因之她在家庭中往往受裘家亲子女的贱视和奚落。到她养父母死了以后,就有遗产的争执。她托舅舅们的庇护,也分得了一份遗产,给存在钱庄里,还培养她读完了女师。她每一道及自己的身世,总感到凄凉与孤单,因之,她需要有人爱,也很容易爱别人。她有时有意无意地吐露:“我和庆睦的性格和兴趣并不一致,但他的苦恼和眼泪征服了我。”

幼稚园放学总比较早,庆睦没有从店里回来的时候,我们也有时相互谈谈。她总爱谈些五四时学生联合会里的事。在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中,我是秘书长。她常常像要唤起我的回忆似的说:“你知不知道,那时女师的代表就是我,我们不是常常在后乐园的一个亭子里开会的吗?”

我那时还是一个带有些女性的羞忸的青年,在会场中尽看到男女代表们那一套青年人免不了的相互讥嘲和调笑,但自己总不敢对一个女性目瞬一下的。

“你不记得吗?”她有时又说,“有一次开常务会,别的学校一个代表也没有到,只有你们男师和我们女师的。于是会开不成了,大家也就在园里玩一会。可是,这以后被传出去:男师和女师就成为一对夫妻学校了。”

自然,我还会记忆起这一切。便是在我们男师同学里,也常常爱讲起这个被称为“夫妻学校”的称呼,并且在课余之后,到月湖去划船。这女师校址在月湖的一个小岛屿叫作竹屿的地方,和男师的校址仅隔一条横跨月湖的陆殿桥。我那时也练习摇橹,常常和些同学把船划过陆殿桥去,在女师校舍的周围荡漾,这时候,照例有群女学生从窗口伸出脸来,成群地你推我挤着,发出窃窃的笑声和我们的橹声相应答。我有时向那窗口看,只看到一层层像黑云层似的黑发,黑云层下夹着白闪闪的“阳光”,阳光里浮着发亮的一对对像北斗星似的眼睛。但我们那时却缺乏青年人的诗情,桐城派古文掩盖了我们的灵魂,因之也没有放歌高啸的勇气,只是把船划得更慢更慢罢了。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是怎样的想法,而我只觉得这也算是一首无言的诗呢。

“那时,看来你是很能摇橹的。”裘慎似乎也记起那时的情景。“你们常常划船到竹屿来玩,我们总一窝蜂地看着你们,全都有一份孩子的天真呢。后来,我和庆睦结婚后,不是我们三人还一道去月湖划着船儿玩吗?你真是一个好舵手啊!”

裘慎总是爱同我谈些这种生活小事。

“可是现在不同了。”我接着说,“二四年经子渊长校以来,宁波的风气总算开通些了。但一时间四中虽然是个革命学校,而我们的男师和女师却还被宁波的学阀霸占着。前进的落后了。而从今年起,经子渊校长不是又被撤了职,反动力量不是又抬了头吗?今后的变化又不知怎样呢。”

裘慎对此也不免叹息。但她似乎对自己圈禁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,和外界运动一点也没有接触更感到苦闷。这世界真的也有各种各样的人,有一种人除自己的事业外,仿佛世界上再没有其他的事。社会运动的洪流在他的身边汤汤